

渡 | 尋訪憫堂書店

圖片 | 憫堂書店
撰文 | 曹沛雯



在這世間
不時於此、於彼
尚有幾處安穩的淨土
真切如紙，怡人如墨
為吾人蓋起一方頂蓋
隔出一條通道
得以穿行幽暗陰森、無以名狀的森林

- 阿爾維托·曼古埃爾

近來聲名鵲起的神秘古書店-憫堂，訪客無不以魔幻形容之。

它隱身於巷弄內。門外挺著一顆檳榔樹，屋內高高落下一盞十九世紀的英國教堂燈，偌大的古老漢藥櫃座落其中。掌櫃桌前，有法國圓桌梵谷椅，牆上有福爾摩沙古地圖。書櫃上原住民文物、荷蘭東印度公司史料與古籍交錯，旁有絕版的藝術攝影書籍。陽光灑落，神性靈光。

「我一直對於『渡』的概念深深著迷」，語至深處，懷哲老闆這麼說道。

伴著一股微微的炭火薰香，明窗淨几，當爐煮茶。老闆轉向窗外說道：「這條小路正下方是紅磚砌起的古河道，它流往乾隆年間所建的清水寺，流往四百年前的台江內海」。



- A 1771 東印度航海圖 Carte hydro-geo-graphique des Indes Orientales.
- B 高砂丸號。
- C 日本江戶時期染付 VOC 芙蓉手鳳凰皿。
- D 17 世紀 Beard man 酒壺。

接著便從藥櫃上方取出一本十七世紀的羊皮書，收錄大員熱蘭遮城市鎮圖。若從海上望向陸地，是一大海灣，小小的城鎮自成方格，海上泊有小舟、戎克船、荷蘭艦隊。

荷蘭東印度公司，在大航海時代遠渡東方，在巴達維亞（雅加達）設立據點，航至越南、中國、臺灣、長崎等地。熱蘭遮城日誌裏頭記載著的一日是這麼說道：「我們從巴達維亞出發，喝著酒，過了不久之後就到了大員港了。」大概也是很醉吧，這樣！。

憫堂的玻璃櫃裡，每一件古物都其來有自。其中一支17世紀德國製的褐色鹽釉燒製的鬍鬚瓶，是幾年前老闆從長崎捎回來的，「這樣形式的酒瓶，在熱

蘭遮城、澎湖都曾出土過」；另一件青陶甕，則是當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設在暹羅的棕櫚油公司，用來存放棕櫚油的容器，輾轉運至臺灣與原住民交換鹿皮，鹿皮則銷至日本；而牆上的蕙草畫，是十九世紀廣州的外銷畫……。每個切片都有其獨特性，如今看來都是構成這些歷史重要的線索。

店裡物換星移，書店成了通往另一個世界的入口，吸吐著城市文化及文明。掌舵者與被渡者，一同悠遊於時間長河之間。

註：渡，渡船，渡人，渡劫，自渡而後渡。此岸與彼岸，東方與西方，古老與未來，物質與性靈。如此一字，涵蓋了憫堂懷哲整個思考脈絡。

請談談展開收藏古書、古地圖的契機？

2017年我在巴黎與倫敦各待了幾週，原只單純想找我喜歡的藝術書籍。在倫敦時，我踏進一間牆上掛滿古地圖的店家。裡頭有世界各國的淘寶者，還有不少觀光客。

我看著大家在櫃裡翻找著，可是自己卻找不到標有「臺灣」的分類。我詢問老闆，是否可能有Formosa的古地圖？「有一張，18世紀的。臺灣就位在畫面的中心。」老闆說道。

我從他手上接過這張18世紀，銅板印刷，手工著色，保存狀態良好的福爾摩沙古地圖。我感到驚艷，甚至有種難掩他鄉知遇的悸動。

離開前，我問著老闆是什麼因由讓他對古地圖著迷。他說：「我們每個人都需要知道自己來自何處。」

令人印象深刻的書店、書店街、跳蚤市場、古書拍賣會等遊歷經驗？

仍是2017年春，我當時在威尼斯工作數週。途中好幾次我都路過一間古書店，卻總是門戶緊閉。直到某日午後，書店燈光終於不僅止於櫥窗。

我推開門，難掩緊張登門拜訪，並跟老闆表明自己籌備開書店的計畫。他開始與我分享是如何踏進收藏領域，並端出一本本的珍稀古書分享。

我記得離開前，他遞了一本16世紀的聖經給我。

「你先翻翻」

「再聞聞看……」

「它經歷了歲月，乘載著無數人的渴望以及救贖。書，不僅是知識傳遞而已，更存在著更多感知。」他說。

知道你曾經拍過紀錄片，可否講一下你櫃子上那本西藏老經書？

我曾因為拍紀錄片前往巴西，結識一位當地的醫生，她同時也是一位知名薩滿巫師。有一年她回台灣順道來我的地方作客。當時我拿出了一本前些時候，也是因為去西藏拍紀錄片，收到的一本藏傳佛教經書。

我是在一間雜亂不堪的古物店裡遇到那本經書的，當時經書被店家置放在一個莫名其妙的角落。我當時感到書被這樣丟實在太不被尊重了，何況又是一本老經書。我當下感到很不捨，就跟朋友借了錢把它請回家。

我記得那位薩滿巫師看到經書時，要我趕緊去點香燭，接著她開始敲擊桌面，並要我盯著燭心看……。

她問我看見什麼，當下我一頭霧水，可說也奇怪，我盯著微微的燭火，看著看著，竟看到燭心裡，真有一個人孤寂的，往遠方地平線走去。

「祂希望你幫忙轉世……」巫師指的，是一本書。



四嫂巷考古出土。

有書店與在地，或者成大人事物連結的故事嗎？

書店的鄰居有位老奶奶，有一回帶她的朋友到書店，我們一邊喝茶一邊聊著她們早年的生活回憶。說著說著，她們聊起了當年一起上教堂，一同唱詩歌。

當時我手邊有本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出版的小學音樂課本。兩位老人家一邊翻閱，一邊喃喃語起生疏的日文，接著便開始哼歌，彼此笑著對方的發音。我總覺得，一座城市需要這麼些地方，有聽故事的人，有說故事的人，匯集故事的地方。



書店日常。

可以聊聊你店裡的佈置美學嗎？

其實，就像你們看到的這樣。但我有一件事情想說說，店裡這張看似不起眼的椅子，對我來說意義重大。

我都稱呼林瑞明教授仙A，他過世之前，常常到我的地方坐。他總會念我：「你也認真一點，書店趕緊開，以後我有地方去講古！」

他每次總坐在這張綠皮的美國圖書館椅上，然後從背後的書櫃抽出一本書，開始娓娓道來他們的故事。我想那些作者應該都是他的朋友吧。每次他講累了沒電了，就往地上一躺。睡起來，又繼續講。

他總是這麼說：「我們要把樹種大，這樣你們就可以乘涼了。」這張椅子獻給永遠的仙A。

我們也開始種樹了。



瑞明仙的綠皮圖書館椅。